

“江姐”和“王政委”一家四位电影人

于蓝曾经被文化部评选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在中国银幕上留下了“江姐”的经典形象。于蓝的家庭充满艺术气息,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电影工作者。她的丈夫田方是《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两人培养了两个出色的儿子,大儿子田新新是一名优秀的录音师,小儿子田壮壮则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晚年的于蓝经历过多次大手术,但依然积极乐观,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顽强地与疾病抗争。家庭的美满和谐是她的最大精神支柱,三代同堂,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是于蓝晚年感到最快乐幸福的时刻。

●丈夫田方 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办婚礼

于蓝的丈夫田方也是一位著名演员,比于蓝年长10岁,观众最为熟悉的银幕形象是1964年他在影片《英雄儿女》中饰演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两人的结识是在延安,都是在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有一次,于蓝在观看文工团演出的舞台剧《到



于蓝与田壮壮

马德里去》时,发现舞台上那个有着深邃眼神的人,正是自己一直敬仰的演员田方。

早在1937年在天津读书的时候,于蓝就看过田方与金焰主演的影片《壮志凌云》,对扮演片中田德厚的男演员,印象极为深刻,想不到他也为了追求真理信仰,抛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这一切,来到了这艰苦的抗日圣地。

1939年,田方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担任艺术指导科科长,既做行政,也做演员。而第二年于蓝也被调到“鲁艺”实验剧团担任演员,她看到一向在银幕和舞台

上扮演正面角色的田方,一反常态在曹禺名剧《日出》中出演了唯一一次反派人物——流氓黑三,对田方的精湛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

到“鲁艺”之后,于蓝与田方始终保持着一般的同志关系,于蓝那种少女朦胧的真挚情怀,丝毫没有表露出

来。直到田方大胆地向于蓝表示出自己浓烈而诚挚的爱恋,于蓝才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经老师熊赛生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靠着双方共同的艺术追求,还有互相之间的信任理解,两人结为伉俪。1940年11月7日,于蓝和田方特别选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天,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婚礼。于蓝回忆道:“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韩冰(于蓝在‘鲁艺’的战友)同志送给我一双袜子做礼物,我平时很少能够穿上袜子,高兴得刚把脚伸进去就破了一个洞。原来袜子还是韩冰从家里带来的,自己一直没有舍得穿,没想到放太久都放

糟了,想起来还真有意思。”1974年8月27日,田方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

●大儿子田新新 录音界一把响当当的好手

因为自己是演员,为了不耽误演出,于蓝在婚后的几年一直没要孩子。1946年,于蓝被任命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期训练班指导员,工作比较安定。1947年12月18日,于蓝和田方的第一个孩子田新新在黑龙江佳木斯出生。这时,于蓝28岁,深深体会到了作为母亲的甜美滋味。四年多之后,二儿子田壮壮出生了。

上世纪50年代,因为于蓝和田方工作都比较忙,怕孩子学坏,就把两个孩子送到什刹海体校学习。田新新有很好的运动天赋,篮球打得很好,当时已成为北京市少年篮球代表队的成员,经常到外地参加比赛,出发前于蓝总是叮嘱几句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到了60年代,田新新也比较擅长击剑运动,一次比赛哨音刚停,不幸,对方违规击伤了他的右眼,被送到医院。于蓝当时听到消息后,急疯

了,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不少。医生安慰于蓝:“孩子的视网膜神经受伤肯定会影响视力,但要保护好脑部,他还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经过多方治疗,田新新在外观上虽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右眼却逐渐丧失了视力。

于蓝本来希望大儿子能成为一名电影摄影师,后来,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录音师。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的作品几乎都是田新新做前期录音。还有李谷一、毛阿敏、韦唯、刘欢、蔡国庆等歌唱家的演出,田新新也都有参与录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田新新是录音界一把响当当的好手。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就是他录的音。

●二儿子田壮壮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离不开母亲的支持

田壮壮比哥哥小四岁,小时候比较调皮,有一次从假山上摔下来磕破了脑袋,于蓝吓坏了,田壮壮只是带着自责的眼神希望母亲不要生气。在于蓝眼中,壮壮是个懂事的孩子,抚养他长大成人,做父母的没有费多少力气。

年仅14岁的田壮壮就经历了那场动乱的洗礼,上山下乡、参军入伍,但也积累了不少文学方面的知识。1975年,田壮壮复员被分配到农影厂工作。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田壮壮对母亲于蓝说,想考北京电影学院。于蓝很惊喜,也有一些顾虑,因为孩子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前经历了“文革”,文化课能补上吗?但最终于蓝还是决定支持儿子。之后的结果便是,儿子成为之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耄耋之年的于蓝,享受着两个儿子带给她的孝心和尊爱。于蓝生前居住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在大儿子田新新的装修下,几乎达到了于蓝认为的“星级”标准了。每个周末,他们哥俩都会轮流接送于蓝到他们各自的家里去度过两天愉快的时光。每个节假日,也都有雷打不动的全家聚会,田新新、田壮壮两家人再加上于蓝,三代同堂,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这是于蓝晚年感到最快乐幸福的时刻。那一刻,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淡漠了尘世间曾经给她的一切悲苦和忧伤,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运的老人。

(据《新京报》)

紫金陈:朱朝阳的原型就是我自己

《隐秘的角落》伴着一路热搜收官,无数对于隐藏剧情的分析帖将故事重新推向了又一个高潮。6月22日,在该剧大结局上线之际,小说《坏小孩》原作者、推理作家紫金陈接受了专访。此前,紫金陈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剧集——《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包括即将上线的《沉默的真相》。

谈及《隐秘的角落》,紫金陈说上周他看过免费剧集之后,觉得很惊喜,并在付费点播开始的第一时间花钱下载了剧集,一口气看完,“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谈及原著小说的创作,他透露,“除了犯罪的情节之外,朱朝阳的原型就是我自己。”

“编剧的二次创作超出我的预期”

记者:《隐秘的角落》

引起很高关注,您感觉如何?

紫金陈:前两集一上映,我看了就知道这部质量非常好。并不是因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我是抱着纯路人的心态,过来两天我花钱提前点映全部看完了。我觉得改编得太好了,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记者:您如何评价这次对原著的改编?

紫金陈:从文本上、故事节奏上,这个剧本改得很好。我一直很尊重二次创作者,因为对原作者来说,其实是一路躺赢的。这次的改编,编剧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让小说事件中的逻辑在改编之后仍然成立,包括人物的性格也要很鲜明。小说其实有一点暗调,但网剧改编得更更有温度。至于拍摄、演员和电视剧其他的内容,我并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觉得所有观

众感觉出画面很精彩。

“朱朝阳的原型是我本人”

记者:原著里的人物,特别是孩子的形象是怎么设计的?具体到朱朝阳这个形象,感觉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些太残忍了?

紫金陈:其实除了犯罪的情节之外,朱朝阳的遭遇基本是按照我本人的情况写的。离家家庭,在学校成绩很好,被同学孤立。我有时候觉得,童年经历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至于在技巧上,确实有不太成熟的地方。这部作品是我2014年开始写的,《无证之罪》刚刚写完,当时我老婆怀孕,我在寻找下一个作品的灵感,就想到能不能以未成年人为主题写一部推理小说。当时可能创

作技巧上还不够成熟,有一点过于用力了。

记者:想透过这个故事表达什么呢?

紫金陈:我觉得这三个小孩本质并不坏,而是外界对他们的影响。朱朝阳其实是一个非常隐忍的小孩,就像他当时在课桌上写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外界一次次给他造成打击,才引起了他的反抗的过程。我觉得孩子有自己的世界,很多大人之间的事会印在成长里。比如说离家家庭,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曾月消费在500块以内”

记者:你的小说涉及的面很广,从早期《少年股神》《资本对决》,到后来“推理之王”系列,涉及很多领域。从事创作的这些年,您有什么变化?

紫金陈:以前当学生时包括刚上班的时候都是业余写作,把写作当成爱好,而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2012年之后开始选择当职业作家,就意味着只有做得很好才行,不然连饭都吃不上。刚开始的几年经济压力非常大,我每个月消费控制在500块钱以内,一年消费不会超过6000块。那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两年,当时我曾经想过给餐馆送餐,把艰难的时期熬过去,只不过那会儿没有外卖平台。是我运气很好,只熬过两年就开始赚钱了,从职业写作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当时选推理小说这条路,是因为看过一些。推理小说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大众的,但在中国是很小众,因为原创起步得晚,质量上也有空间。

(据《北京青年报》)



推理小说家紫金陈

小贴士

紫金陈,浙江人,著名悬疑推理小说作家,以原创小说“高智商犯罪”系列被众多读者所熟知。

出版作品有“推理之王”系列第一部《无证之罪》、第二部《坏小孩》、第三部《长夜难明》,以及“高智商犯罪”系列等等作品,其中“推理之王”三部曲由浦睿文化出版。